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主 编 刘进宝

CULTURES ON THE SILK ROAD

欧亚大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相马术

尚永琪

丝绸之路上的汉文化

施新荣

战国秦汉“西—雍”交通考察：以丝绸之路更为视角

王子今

北朝至唐初的河西走廊与粟特民族

冯培红

唐代的胡人与外科手术：以《太平广记》为中心

李锦绣

P.T.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天大王书状》考述

白玉冬

五代后梁时期的绿洲丝路河西段

杨宝玉

西夏文《佛说圣曜母陀罗尼经》(ИHB № 7122) 考释

孙伯君

元代流行宫廷与民间西域饮品辑述

马建春 马磊磊

丝路名点“欢喜丸”钩沉

高启安

元代西北“穆斯林蒙古宗王”

[美]邓如萍 (Ruth Dunnell) 著 马娟译

孟列夫与俄藏敦煌文献研究

刘进宝

我们年轻的生命在圣彼得堡老去

府宪展

参加2016年圣彼得堡敦煌学研讨会感言

柴剑虹

俄国中亚考察团所获藏品与日本学者

[日]高田时雄著 徐铭译

玉尔《中国之路》成书考

王冀青

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修订版)序

荣新江

《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日]白须净真著 林生海译

韦森《丝绸之路新史》

孙英刚

研究的新视野

赵大旺

第一辑



丝
路
文
明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主 编 刘进宝

CULTURES ON THE SILK ROAD

絲路文明

第一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文明. 第一辑 / 刘进宝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325-8345-4

I. ①丝… II. ①刘… III. ①丝绸之路—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1819 号

丝路文明(第一辑)

刘进宝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237,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345-4

K · 2284 定价：7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丝路文明》编辑缘起

晚清以来，西方探险家、考察家在我国西北和中亚地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察活动，不仅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而且还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许多古代的文物和文化遗存，将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关于“丝绸之路”，可能会有多种定义，也会有多种解说，但“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是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丝绸之路”的研究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浙江大学在原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成立了“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团结校内外中坚力量，从事“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研究。

《丝路文明》是以丝绸之路为主线，以阐释古代多元历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推进当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为宗旨，刊发世界古代文明发展、交流、融合等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丝路文明》的创刊，旨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从长时段探讨中外文明交流，将“丝绸之路”的研究置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以刊登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考察新发现，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角度对丝路沿线出土文献与文物的解读，以及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史、学术性书评等文章为主。热诚欢迎国内外从事和关心“丝绸之路”研究的专家、学者、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

目 录

欧亚大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相马术	尚永琪(1)
丝绸之路上的汉文化	施新荣(29)
战国秦汉“西—雍”交通考察：以丝绸之路史为视角	王子今(39)
北朝至唐初的河西走廊与粟特民族 ——以昭武九姓河西诸郡望的成立为出发点	冯培红(51)
唐代的胡人与外科手术：以《太平广记》为中心	李锦绣(93)
P. T. 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天大王书状》考述	白玉冬(103)
五代后梁时期的绿洲丝路河西段 ——据归义军与甘州回鹘入贡活动进行的考察	杨宝玉(125)
西夏文《佛说圣曜母陀罗尼经》(инв. № 7122)考释	孙伯君(133)
元代流行宫廷与民间西域饮品辑述	马建春 马磊磊(153)
丝路名点“欢喜丸”钩沉	高启安(169)
元代西北“穆斯林蒙古宗王” [美] 邓如萍(Ruth Dunnell) 著 马娟 译(181)	
孟列夫与俄藏敦煌文献研究	刘进宝(195)
我们年轻的生命在圣彼得堡老去 ——纪念和感怀《俄藏敦煌文献》等多项大型丛书的合作出版	府宪展(207)
参加 2016 年圣彼得堡敦煌学研讨会感言	柴剑虹(211)
俄国中亚考察团所获藏品与日本学者	[日] 高田时雄 著 徐铭 译(215)
玉尔《中国之路》成书考 ——欧洲“中西交通史”学科创建 150 周年纪念	王冀青(225)
吴芳思《丝绸之路 2 000 年》(修订版)序	荣新江(249)
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日] 白须净真 著 林生海 译(251)	
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	孙英刚(263)
敦煌社邑研究的新视野——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述评	赵大旺(269)

丝路文明(第一辑)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总序(节选)	(28)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第一辑出版	(124)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第二辑即将出版	(152)
《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即将出版	宋 坤(168)
《丝路无疆：“丝绸之路文化论坛·新疆”论文集》出版.....	宋 坤(180)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出版	宋 坤(206)
“不辞承料”与“不办承料”	赵大旺(210)
《吐鲁番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出版	陈丽娟(262)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丝路图书出版综述	吕瑞峰(268)

Contents

The Ancient Horse-judging of China from the Eurasian Perspective	Shang Yongqi (1)
Chinese Culture on the Silk Road	Shi Xinrong (29)
A Study of the Transportation between Xi and Yong: A view of the Silk Road History	Wang Zijin (39)
Sogdians and the Hexi Corridor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Early Tang: Evidence from the Creation of Sogdian Choronyms in the Hexi Area	Feng Peihong (51)
Sogdians and Surgical Operat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i>Taiping guangji</i>	Li Jinxiu (93)
An Examination of the D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 P. T. 1189 <i>Suzhou lingzhu situ shang Hexi jiedutiandawang shuzhuang</i>	Bai Yudong (103)
The Hexi Section of the Oasis Silk Road under the Later Liang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e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Tributary Activities Between the <i>guiyijun</i> Regime and Ganzhou Uighurs	Yang Baoyu (125)
Notes on the Tangut Script of <i>Foshou shengyaomu tuoluonijing</i> (иhb. № 7122)	Sun bojun (133)
The Examination of Popular Beverages from Western Region at the Court and among common people in the Yuan Dynasty	Ma Jianchun, Ma Leilei (153)
The Exploration of a Well-known Food Named <i>Huanxiwan</i> on the Silk Road	Gao Qi'an (169)
The Anxi Principality: [un] Making a Muslim Mongol Prince in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Ruth Dunnell, trans. by Ma Juan (181)
L. N. Menshikov and Studi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preserved in Russia	Liu Jinbao (195)
Our Youth fades away in St. Petersburg	Fu Xianzhan (207)
Testimonial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Symposium of Dunhuang Studies Held in St. Petersburg in 2016	Chai Jianhong (211)

- The Collections Obtained by the Central Exploratory Mission of Russia and Japanese Scholars Takata Tokio, trans. by Xu Ming (215)
- Notes on Henry Yule's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with Its Editions. Marking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in Europe of a Branch of Learning Entitled "History of the Sino-Foreign Relations" Wang Jiqing (225)
- The Preface to *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 by Frances Wood Rong Xinjiang (249)
- The Easter and Western Uighurs and Central Eurasia* by Moriyasu Takao Shirasu Jōshin, trans. by Lin Shenghai (251)
-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by Valerie Hansen Sun Yinggang (263)
- Reviews of *Studies of Folk Associations in Dunhuang* by Meng Xianshi Zhao Dawang (269)

欧亚大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相马术

尚永琪

相马,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马匹选择的一些技术,它包括马匹的体型、身体结构、肢体比例、器官特征、步态、速度、毛色、进食习性等方面的技术指标。当然,这些技术指标因为马匹的不同应用途径而有一些差异,譬如农业用马和骑兵战争用马的技术指标肯定会有很大差距,而那种为了表现王侯贵族的荣耀与尊贵的仪仗用马,也不同于前两者的标准。具体而言,农业用马属于生产型的,应该是一种重力马,要求的是劳作的耐久性、肢体的粗壮、习性的相对迟钝,过于敏感显然是很麻烦的事情;战争用马首先要求的是速度与灵敏度,负重则在其次;而仪仗用马则讲究雍容华贵的外表和温驯的习性,这样既为骑乘者提供了高高在上的傲慢,又避免了桀骜不驯的尴尬和意外惊吓的颠仆。

总体而论,马的速度无论如何是各种相马术中最重要的指标。作为人类役使的大型动物,马显然是以速度远远快于牛、骆驼等动物而凸显其优长之处,所以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马总是被比喻为“风”或称之为“追风者”。早期阿拉伯歌谣中,赞颂马是神从风的身体上创造出来的。^①而古代中国文献《史记》卷一七有“乘遗风而射游骐”的说法,这个“遗风”,《汉书音义》就解释为“千里马”,而《古今注》则指出“遗风”是秦始皇所乘马名,其名称显然是赞颂此马之迅捷快速,已经超过了风。优美的体型、敏捷的奔跑速度、与驾驭人的默契程度,都使得对于骏马的良种选择成为工业社会前人类最为关切的技术领域之一。

由此,相马在很多文化中甚至成为一种哲学样态或美学模式的譬喻性存在。中国文化中就用相马来譬喻如何发现人才,而产生于印度大陆的佛教更是以良马来比喻那些悟性奇高的可教之徒。

^① H. H. Sheikh Zayed bin-Sultan al-Nahyan and Hossein Amirsadeghi, “Drinkers of The Wind”, *The Arabian Horse: History, Mystery and Magic*, edited by Hossein Amirsadeghi,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0, p.10.

一、中国古代相马术传承的地理背景与族群脉络

相马首先是个经验问题，其次才会是理论或技术问题。在古代历史上，相马人应该都是有多年经验甚至祖传多代经验的养马人，或者是对战马有长期接触与研究的军人。前者如中国古代秦人的祖先造父与非子，如汉代的宫廷养马专家金日磾；后者如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将军色诺芬、东汉时期的大将军马援、十六国时期的石勒。专门以相马而成名的，则有周穆王时期的造父、春秋时期的孙阳、汉代的博子劳^①和东门京^②等人，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被称为“伯乐”的孙阳。孙阳是秦穆公时期的著名相马人，“伯乐”应该是同他的相马技能密切相关的一种职业性尊称。

在《吕氏春秋》的记载中，古代相马人有寒风、麻朝、子女厉、卫忌、许鄙、投伐褐、管青、陈悲、秦牙、赞君十大高手。他们相马各有绝技，会通过观察马的不同身体部位来辨别优劣。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鬚，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唇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当然，文献中只是提及他们的名字，而没有进一步详细的记载。既然吕不韦都说他们是古人，那他们一定是战国之前的人。^③

在《左传》、《国语》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相马者还有邮无恤、邮良、刘无止、王良等。这些文献记载比较模糊而混乱，并且同中国古代的星象有神秘的联系，^④很难将这些会相马的历史人物一一落实。唐代著名的注解家颜师古在注解《汉书》卷六四《王褒传》中的“王良”这一人名时，认为邮无恤、邮良、刘无止、王良，都指的是同一个人，并且认为“伯乐”也并不是专指孙阳。^⑤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伯乐”这个词中的词素“伯”是否就是古代汉语中的一种尊称，如“伯仲叔季”之伯？这当然很难断定。而汉代有个相马高手就被称为“布劳”、“博劳”或“博子劳”，那么这显然就是“伯乐”的不同写法。由此不同的异写，也可以设想，“伯乐”这个词可能就是一个音译词，也可能同善于养马的早期欧亚草原民族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中还提到了西汉时期在民间的一男一女著名相马人，男的名叫黄直，女的叫陈君夫，此二人都是“以相马

^① 《风俗通义》佚文。

^②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如淳曰：“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于鲁班门外，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

^③ 《吕氏春秋》之《观表》。

^④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春秋合诚图》云：“王良主天马。”《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星亡，马大贵。”

^⑤ 《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张晏在注解“王良”时，也说王良字伯乐。

立名天下”，但其具体事迹则史书不载。

对整个欧亚大陆而言，中亚是马的策源地之一，^①无论是中国北方的马还是欧洲马，都不同程度受到中亚马源的深刻影响。自汉代以来，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天马”、“宛马”、“于阗马”等就与此相关。当然，欧亚大陆东部的蒙古草原首先是东亚地区马匹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历史记载中的“秦马”、“代马”等良马无不与其密切相关。

在这两个关于马的策源地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相马术的发源与传承，跟河西走廊、陇右、汧渭之间、代地这几个地理点是分不开的。

确切地说，古代历史上的相马人群体，其族群背景和养马、育马技术的积累与传承，都是在这几个地区发育起来的，并且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核心群体存在。我们虽然不能精确而清晰地断定他们的血缘或族群传承，但是以“秦人牧马”为源起的育马族群的存在，以及以“马服君”为族号的“赵一马”血缘家族的传承，我们基本上可以因此勾画出一个早期养马、育马技术传承的地理与族群图系。

1. 从造父到伯乐：以秦地为背景的相马技术之传承

造父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末期到公元前 10 世纪初期。将造父放在中国古代相马人的第一位来作考述，是因为其人是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以善于驾驭车马而出名的专业人才。虽然他的主要成就不是相马，而是驭马，但是可以想见，一个以驭马成名的人物，对于马的了解自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实践经验。

造父是传说中周穆王车驾上八匹良马的最优秀的驾驭者，中国传统马文化中著名的“八骏图”题材就来源于此。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八骏图》一诗赞美这八匹非凡的骏马。据说，周穆王的这八匹骏马根据毛色等特征的不同，分别叫作赤骥（火红色的马）、盗骊（纯黑色的马）、白义（纯白色的马）、逾轮（青紫色的马）、山子（灰白色的马）、渠黄（鹅黄色的马）、骅骝（黑鬃黑尾的红马）、绿耳（青黄色的马）。其中，盗骊、骅骝、绿耳这三匹就是造父在陕西桃林这个地方得到的，然后献给了周穆王。^② 按《山海经》的记载，桃林这个地方方圆三百里之内，是一个著名的产马之地。^③ 关于周穆王与造父的传奇，主要记载在《穆天子传》中。^④

自唐宋时期开始，学者们就怀疑《穆天子传》可能并不是可信的历史记录，而是后

^①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年，第 9 页。

^②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③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④ 佚名撰，郭璞注《穆天子传》，载《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28 页。

人伪托的一本书。于是围绕着《穆天子传》，人们进行了广泛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周穆王原是个雄心勃勃的旅行家，有史载为证。《左传》谈及周穆王时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的断语，《史记·秦本纪》也有造父善御，得八骏，穆王使驾而西巡狩的记载，而《史记·赵世家》更有周穆王“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的说法。由此可见《穆天子传》的故事绝非无本之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是汉武帝时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才开辟出来的，西周时代，无论是道路、交通工具，还是边疆的民族关系等，都无法使这位穆天子到达荒远的西域。当然这个问题在目前仍然不会有唯一的确解，但是对于为周穆王驾车的造父这个人，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存在及其明确身份。

对于这位造父，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对他的评价与定位是比较中肯的，他说：

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①

就是说，造父不但在养马方面勤勤恳恳，而且知道怎样合理地料理马的饮食、有节制地使用马力，使得马能走远道但是却不过于疲累不堪，因而，他是一位养马用马的能手和专家。正是因为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的专业技术，造父博得了周穆王的赞赏，周穆王将位于今天山西的赵城这个地方赐给了他，这就是此后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最早起源。

对于造父立功受封赐的事情，《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述：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②

当周穆王命造父驾车向西巡狩到西王母居住的荒蛮之地后，造父竟然乐而忘返。这时，东方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乘机发动叛乱，军情报来，穆王大惊。在这危急时刻，造父驾车日行千里，迅速回归，为平息叛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穆王因造父有功，给予嘉奖，赐给他赵城作为食邑之地，这也是赵氏先祖发祥之地。这个赵城之“赵”也可能就是造父之“造”。赵、造二字，音义相近，从构形上讲，赵从“辵”旁，造从“辵”旁，原本就可以互相通用，都是奔跑的意思。

古赵城在今天山西南部的赵城镇，在这里，造父驯马、驭马的文化曾留下了很深的

① 《管子》之《形势解》第六四。

②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印记。春秋时期赵国的名将赵奢及其家族成员,就以善于驯马而著称,所以获得了“马服君”的美称,而赵奢的子孙则以此美称而改姓“马”。^①东汉时期著名的相马专家、大将军马援,正是“马服君”的后代。所以,从造父到马援,在绵延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个家族在驯马、养马与相马方面的偏好似乎一直没有断绝。

正是因为造父在驾驭马匹方面的成就非凡,所以后世一些关于马匹的著作就假托了他的名字。如收入唐人编纂的《司牧安骥集》卷二《造父八十一难经》,就是一种兽医学著作,这个文献以七言诗歌的形式,总结了马病的 80 种症状、危害和对症治疗方法。《造父八十一难经》的撰写时间不会太早,一般认为是隋代前后的著作。^②

孙阳是秦穆公时期的人,其活动年代应该在公元前 7 世纪。孙阳成为被后代敬仰的著名相马高手,并以“伯乐”之名被历代传颂,跟他的主人秦国君主秦穆公开疆拓土、游历西部密切相关。

秦穆公向西发展,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策略,先强后弱,次第征服。穆公三十七年(前 623 年),秦军出征西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绵诸,在酒樽之下活捉了绵诸王。秦穆公乘胜前进,二十多个戎狄小国先后归服了秦国,史称“秦穆公霸西戎”。历史记载中的“秦穆公霸西戎”,是古代中国最早对中亚东部地区产生影响的重要事件,西方人最早知道的中国以“秦”为代表,也即 China 当始于此。^③而以相马著称的伯乐的出场,显然跟秦穆公雄霸西戎的武功事业有关。毕竟,无论是车战还是骑兵,对马的选择和养护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伯乐孙阳对于秦穆公或早期的秦人到底有些什么贡献,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在《列子》、《韩非子》、《淮南子》等文献中记载的几则介于文学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的故事可供我们玩味。^④

在古代的相马人中,伯乐孙阳是文献记载中名气最大的一位,所以他完全可能撰著有相马方面的著作。在历代相传的皇家藏书目录中,南北朝时期建都南京的梁王朝可能藏有一册题名为《伯乐相马经》的著作;《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记载了此事。此后的《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也有“伯乐《相马经》一卷”的记载。

遗憾的是,在传世文献中,虽然北魏时期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整理记录了明

^①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② 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司牧安骥集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年,第 79—117 页。

^③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上),新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3 页。

^④ 《列子》卷八《说符篇》;《淮南子》;《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朝野佥载》卷六。

显是不同来源或不同学派的《相马经》文本，唐代人整理的《司牧安骥集》也收入多种不同来源的《相马经》，但此两部传世文献都对其收录的文本渊源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已经完全无法判断这些文本中是否有伯乐撰著传承的《相马经》。

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无论是造父还是伯乐，都是秦人族群中的一员，造父之先“与秦共祖”，^①而伯乐孙阳则是秦穆公时期的著名相马人。伯乐孙阳之后，最值得称道的相马专家就是东汉的马援将军，而马援在文献记载中乃是造父之后裔。

2. 东汉时期的马援将军及其《铜马相法》

在中国古代的相马专家中，马援是唯一有清晰的相马事迹记载和部分相马著作内容传世的人。马援铸造的铜马被作为东汉王朝衡量骏马的标准法式立在皇宫宣德殿前；他撰写的《铜马相法》被列入皇家藏书，主要内容一直传到了今天，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古代《相马经》传世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建武十八年(42)，交趾征侧、征贰举兵造反，占领交趾郡，九真、日南、合浦等地纷纷响应。马援率军远征，斩杀征侧、征贰，平息造反。朝廷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就是在此次征伐中，马援在交趾缴获了骆越地方的铜鼓，便把它铸成骏马的模型，回朝后献给皇帝。与铜马一起送到朝廷的，还有马援撰写的《铜马相法》。马援在上奏光武帝刘秀的表章中说：

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若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谨依仪氏蹻、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鬚，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②

无论是马援铸造的铜马，还是其撰著的《铜马相法》，我们已经无法得见其全貌了。东汉末年，凉州军阀董卓进入洛阳后，废五铢钱，将洛阳与长安宫室之中的铜马之类的铸造物全部融化，用来铸造小钱。^③可能马援所作的铜马也没有逃过这次浩劫。不过

①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②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③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董)卓为相国……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虍、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

此后的史书中还记载,十六国时期,匈奴将军石勒曾将西晋王朝留在洛阳的铜马劫掠到了他的政治中心襄国。^①这个铜马也可能是马援铜马的复制品。以上这两次事件应该是我们在文献中可以查到的与马援铸造的铜马最相关的材料了。

马援有长期在陇右、凉州地区生活和做将军的经历,而这一地区自西周以来就是中国军马的主要养殖蕃息地,所以马援是一个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军马专家。按马援在上奏光武帝刘秀表章中的自述,他不仅仅是自己多年来同战马一起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积累,而且在相马方面是有着专门的师承授受的。

根据上引马援上奏光武帝表章中的自述,他所学的相马理论知识,有一个清晰的代代传授的脉络:西河子舆→西河仪长孺→茂陵丁君都→成纪杨子阿→茂陵马援。

马援学习相马技术的师承传授表中所隐含的信息非常丰富。

首先,这些相马人都出生在中国古代出产名马的几个特定地域。子舆、仪长孺都是西河人,而东汉的西河在今天的山西吕梁地区,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盛产“代马”的燕代之地。代马是中国古代北方出产的可以用于军事的名马,是我们今天所知“蒙古马”的马源之一,其奔跑速度与耐力,同产于河西走廊及陇右的秦马相媲美。所以在西河这一地区有相马高手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丁君都与马援出生的茂陵(今陕西扶风一带)及杨子阿出生的成纪(今甘肃天水),是属于历史上盛产秦马的“汧渭之间”。当年秦人的祖先就是因为在此地域为周王养马而起家,传说中周穆王八骏中最为神勇的几匹马就产自该地,而造父、非子也是在这里成为一代养马、驯马高手的。

其次,马援直接师承的老师是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杨子阿,这说明马援是在天水做将军的时期就系统地学到了相马的理论知识。马援的《铜马相法》已经失传,但是在《后汉书》注和流传后世的相马经文献如《司牧安骥集》中保留了其部分内容: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两孔间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领下欲深,下唇欲缓,牙欲前向,牙欲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剑锋,则千里。目欲满而泽,腹欲充,赚欲小,季肋欲长,悬薄欲厚而缓。悬薄,股也。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长,而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②

从仅存的这段文字来看,马援的《铜马相法》是注重于整体审视马的身体结构的比例平衡,至少这部分残存的文字是以马的“形体学”为主要考察对象的。

^① 《晋书》卷一〇五《载记第五·石勒下》:“勒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

^②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马援所掌握的马匹选择与养护技术,是以秦汉时期“秦马”的大量存在为前提的。秦之统一天下,“秦马”功不可没,司马迁所谓“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跃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①,正是对秦马之盛的恰当描述。正是在大量秦陇战马存在的背景下,相马术才在此一地域积累深厚、代有传承。

马援作为崛起于秦陇的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战马专家,在古代欧亚大陆上,能跟他相提并论的战马专家还有古希腊的色诺芬(Xenophon)将军了。至少从目前所保存下来的资料来看,色诺芬将军对于战马的挑选、养护与使用的理论知识相对更为系统。

二、中国古代《相马经》的流传及其与色诺芬《相马经》的比较

在中国古代的官方图书目录中,相马的著作大概有以下几种:佚名《相马经》三卷、伯乐《相马经》一卷、徐成等《相马经》二卷、诸葛颖等撰《相马经》六十卷。此外,还有《阙中铜马法》——可能来自东门京或马援的传承。^②可惜,这些图书都已经亡佚而不可得见。

1. 中国流传存世的古代《相马经》

流传存世的《相马经》主要有以下三种: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集录的《相牛马及诸病方法》;唐人李石整理编著的《司牧安骥集》;明代的《新刻马书》《元亨疗马集》。此外,唐人李筌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之《治马药方》等也可归入“相马经”之列。《新刻马书》《元亨疗马集》时代较晚,且其主要内容是兽医学知识,其中关于“相马”即形体学的文献主要是《齐民要术》等早期文献的继承,由于兽医学的医药知识不是我们要讨论的“相马”技术,故而对《元亨疗马集》^③等的内容不做过多涉及。

(1) 《齐民要术》中的《相马经》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集录的《相马经》,题名为《相牛马及诸病方法》。其中关于相马的内容,3 000 多字,为抄录性作品,它至少有三种以上不同的文献来源。^④其

① 《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

② 《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

③ 关于《元亨疗马集》兽医学体系及其与现代兽医学的对接,可以参阅宋大鲁、谢慧胜主译审定《元亨疗马集》序(英汉对照),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相关问题亦可参见韩国才编著《相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

④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上册,中华书局,2009 年,第 493—517 页。

中有不少材料,当系北朝末期及隋唐间人所增添。全部文字无一处标明出处,亦与他处不同。其中一部分应该是贾氏原文,访自民间或出自本人体验,另一些就是后人所加添。

《齐民要术·相马经》开篇即讲:“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①由此可见,相马的精要之处在于如何更好地养马,而非选马。但是与这个开篇总论反差较大的是,在3 000 多字的文本中,《齐民要术·相马经》的内容却主要是关于如何选马的“马的形体学”知识,关于马匹养护和医疗的文字极少,不足700 字,只是简单地列举了养马与用马的几种养护知识与注意事项:

- “五劳”——五种过度使用后产生的疲劳症状;
- “饮食之节”——水与饲料投放的注意事项;
- “饲父马令不斗法”——制止公马好斗的办法;
- “饲征马令硬实法”——如何将战马饲养得更结实。

此外,2 300 多字全是讲如何从形体及外部器官细节方面选择良马。这种开篇宗旨与全篇主体内容文不对题的反差,也许正好说明当时文献中所保留的关于马的养护系统知识的稀缺。毕竟,马的养护与医疗更多的是一线马夫或养马人的实践经验,而这些人既没有文字著述的机会,更没有文字著述的能力。因而,马的养护知识更多的是口口相传、手手而授。问题就在于,脱离了养马人的一线实践经验,在文献中传世的“相马法”,其在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传说中伯乐的儿子都因为拿着乃父的《相马经》“按图索骥”而捉得癞蛤蟆闹出笑话,这种描述模糊的文本对于实际的马匹选择的指导效果是值得考量的。

(2) 唐人李石整理编著的《司牧安骥集》

此书成书于9世纪20—30年代。编著者李石是唐代皇族成员,在军队中做过行军司马,是军马的直接管理者。该书除收录《良马相图》、《相良马论》、《相良马宝金篇》等传统的相马著作外,主要收录的是马病的诊断、治疗手段及药方等内容。因而,此书一般被视为一部兽医学著作。^②

传世的《司牧安骥集》是经众手而编定的兽医文献集成,现有八卷本,前四卷为唐人李石编撰。关于《司牧安骥集》的古本,国家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年间刊刻的两卷本,

^①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上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493页。

^② 李石等编著,邹介正等校注《司牧安骥集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第79—117页。